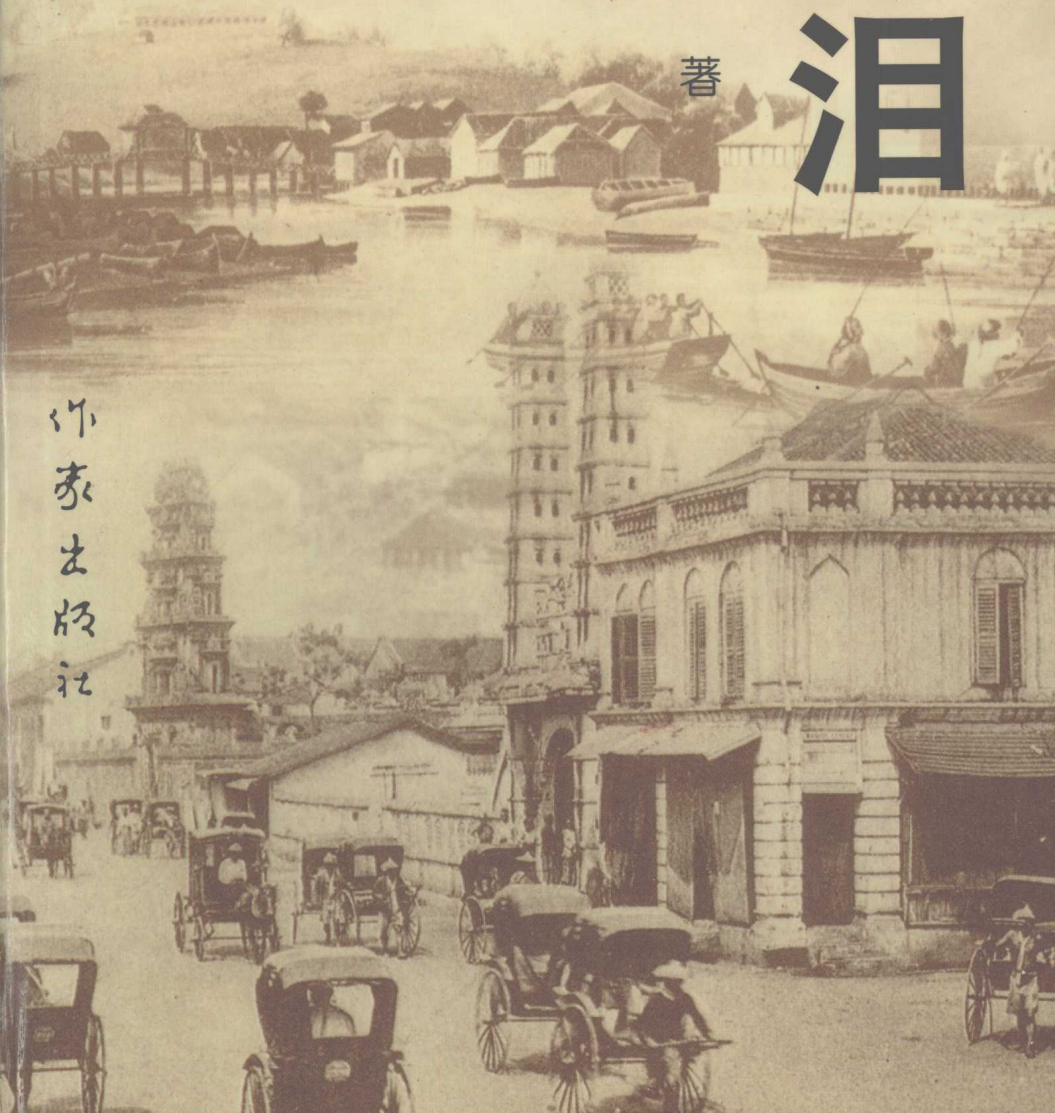


狮城泪

詹敏 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

1744

狮城泪

詹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狮城泪/詹敏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3

ISBN 7-5063-1662-5

I. 狮… II. 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257 号

狮城泪

作者:詹敏

责任编辑:王文平

装帧设计:马亚娟

版式设计:北京深蓝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跋通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50 千

印张:11 插页:8 幅

印数:1-6000 册

版次:1999 年 4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1662-5/I·1650

定价:2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 子

一九五二年八月的一个夜晚。

一轮明月，高挂在蔚兰色的天穹上。月光柔柔的，象一匹彩锦，披泻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洒满这艘刚由新加坡归来的“芝万宜”号客轮的甲板上。

在这艘载有两千多名旅客的远洋客轮甲板上，一位女子侧立的情影，如一座塑像般，悄然婷立在船舷边。她那炽热的目光凝望着远山近海，修长的睫毛微翘着，长垂过肩的秀发，轻柔地贴在象牙般细腻脖子上，象一尊维纳斯塑像。她名叫欧阳凤。与她熟悉的人们，都叫她“阿凤”。

刚从新加坡归来的欧阳凤，满怀即将回到母亲怀抱的喜悦，仿佛从一个黑暗的天地，回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她的思想早已离开了英殖民者统治下的港湾，越过千重山，万重岭，飞到了她那美丽的故乡——广州。是呵，十四个年头已经象珠江水一样奔流而去！她带着一种饱历沧桑难以形容的心情，从船仓里走到甲板上来，浏览一下这海港的月色。

轻轻的海风，从海湾的水面上掠过。她高挑匀称的身材，嫩白细腻的皮肤，雍容华贵的举止，显得额外娴静大方，浑身焕发出不同流俗的光彩，宛若一支在月光下盛开的百合花。她望着港九两岸岛屿上的万家灯火，思绪万千。



她捧着一颗破碎的心，对着这片波光粼粼的月影，好象在惋惜漂泊南洋十几年所逝去的宝贵青春和年华。酸甜苦辣，她平生哪种滋味没尝过？凄楚悲恻，她平生从没摆脱过！就连那死神的幽灵，仿佛时刻都从她身边经过。

的确，她年纪轻轻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就象恶梦，一场血和泪的梦，一场心灵被扭曲的梦。如烟的往事，纠缠着痛苦的记忆，启开了她心潮的闸门，一缕缕苦泉从心底里涌上来，涌上来，就象电影的蒙太奇，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飘泊南洋	1
第二章 骨肉情深	16
第三章 断线风筝	28
第四章 沦落狮城	49
第五章 灯红酒绿	78
第六章 玫瑰生涯	89
第七章 患难姐妹	106
第八章 现身说法	122
第九章 长夜茫茫	142
第十章 星洲光复	164
第十一章 风雨同舟	178
第十二章 倾诉心声	189
第十三章 弃旧图新	203
第十四章 海市蜃楼	224
第十五章 飞来横祸	253
第十六章 一波三折	271
第十七章 寄人篱下	286
第十八章 狮城夜幕	318
尾声	342
后记	347

第一章 飘泊南洋

一九三八年初夏,广州大钟楼的钟声刚敲了十响。灰蒙蒙的天空,太阳有气无力地躲在云层里,往日的光彩,好像沉落在浑浊的珠江之中。

在广州珠江南岸的水师巷深处,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欧阳,一户姓李。他们的祖籍是福建泉州,据说在鸦片战争时期,许多水手携家带眷,南来此巷定居,故名水师巷。

欧阳老伯因家境贫寒,民国十七年间被“卖猪仔”到石叻坡^①。家中留有妻子欧阳王氏,是耀昌火柴厂糊裱纸盒的杂工。大女儿欧阳文和小女欧阳凤,聪明伶俐,平日为人家浆补衣服糊口度日。近来因日本飞机空袭频繁,工厂停工,衣食无着,生活十分艰难。另一家李二叔,是南塘私塾学堂先生,为人老实厚道,靠教师的微薄收入糊口,妻子欧阳李氏,是欧阳老伯的妹妹。儿子李阿仔,一家三口相依而过。

忽然,防空报警器发出了令人揪心的警报声——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了。

往日人群拥挤的都市,近来却变得冷冷清清。多数店

① 1. 石叻是海峡的意思,新加坡又称海峡,故当地的侨胞把新加坡叫为石叻坡。





铺关门闭户，仿佛大祸临头似的。偶尔也有几个开张的小店，店门却像一本合不拢的书，半掩半闭。

李阿仔卖完了最后一张《越华报》，在西德昌茶楼买了几个咸煎饼，大步流星地向珠江轮渡码头走去。

座落在珠江河畔长堤大马路的先施公司楼下，避弹的人们挤成一团，混乱不堪。李阿仔只好在不远一间房屋躲避。这时，黑鸦鸦的日本飞机，发出阵阵吼叫，擦过楼顶，掠过江面，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颗颗罪恶的炸弹，像下饺子般向珠江两岸倾泻。珠江沿岸，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炸弹的弹片横飞，象灾年的蝗虫漫天狂舞。炸弹爆炸声、警报声、汽笛声、喊声、哭声乱成一片。很明显，这次空袭的目标是炸毁珠江沿岸码头、轮船等交通设施。

突然，一颗炸弹落在轮渡码头，震塌了离码头不远的那间房子。李阿仔被一阵气浪震昏，失去了知觉，等他苏醒过来，顿觉身体像被铁钳钳住似的，动弹不得。他慢慢睁开眼睛，一块门板将他盖住，门板的一端正好架在一个铁柜上，而另一端却被残墙断壁所压住，阿仔恰好在夹缝里逃生。身旁的几个人被压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李阿仔艰难地从瓦砾堆里爬出来，身子像是散了架的风车。古铜色的脸庞，已显得十分苍白。前额的血在往下流，湿透了那件格子布衫。那件缝满补丁的宽脚裤子，也被撕扯得象原始人披的兽皮。小腿多处受伤，正渗出鲜血。一只鞋子早已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他光着大脚凄然地站在潮水里。

空袭仍在继续，爆炸声不绝于耳。忽然，一块弹片掉落在

眼前,在水里发出“卜卜”的响声。阿仔俯身拾起一块象芒果瓣大小、还热乎乎的碎片,紧紧地捏在手里。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满腔怒火,目光如电,仇视着远方。

空袭刚过,沿江两岸,残墙断垣。十里长街,一片哀嚎。李阿仔乘快艇,急忙赶回南岸。只见河岸浅滩上围着许多人,估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挤上前去才发现一个装菜叶的竹篮子,被炸弹掀得老远老远,菜叶子撒满河滩。一位穿兰士林上衣的妇女,被炸弹炸去半条腿,俯卧在血泊里。相距几米远横躺着一个穿唐装、梳辫子的姑娘,满脸是血。腹部被弹片炸穿,肠子流了出来。一双木屐浮在水面,像送葬的两副棺材,被潮水推上涌下,拍打着岸边。李阿仔三步并作两步,凑前一看,天哪!那不是舅母和表姐欧阳文吗!他心如刀割,阵阵悲痛。于是,和乡亲们一起,将两具尸体移到堤埂上,用芭蕉叶盖好。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哭声。循声望去,一位少女像挣脱缰绳的野马,狂奔而来。那尖厉的哭声,是那么苦涩,仿佛在黄连水里浸泡了多少时日似的。她,就是欧阳凤。白皙脸庞显得格外憔悴,像一张窗纸。两个深深的酒窝装满了泪水,嚎哭着扑向两具尸体。

两具浑身鲜血和泥浆的尸体,挺在堤埂上,一只沾满泥巴的手垂在埂沿。欧阳凤肝肠寸断,肺腑大恸,扑在母亲身上哭成泪人。她用手合上母亲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并将母亲那只垂下的手放置好。这时候,李二叔和街坊好友都赶来了……

水师巷一片哀伤,五羊城也一片哀伤。愁云苦雾笼罩





着的羊城，到处是逃难的人流，它昼夜不停地流出市区，流去乡村，流去香港，流去南洋，流去暂能栖身的地方。欧阳家的不幸，对欧阳凤来说有如五雷轰顶，但这巨大的悲痛，毕竟象珠江骤涨的龙舟水，终于奔腾而过。此刻，在欧阳凤心间留下的，是绵延不绝的、一阵阵揪心哀伤的余波。

就在这个时候，惶惶难以终日的欧阳凤，突然接到父亲从南洋的来信：

凤女：

……值此兵荒马乱之际，为女安全计，今由石叻银庄汇去法币八百元，请查收。见字后，火速买棹来番^①。为阿仔免遭抓丁，如二姑父母同意，偕女同来。切切勿误。专此布达。

父字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日

她读完信，好像一个乞丐偶然在衣袋里摸到一枚被他遗忘的硬币，这喜悦是富翁们永远感受不到的。但这喜悦毕竟太短暂了。她这种喜悦隐含着苦笑，像新月一样的凄凉和微弱。她的脸，好像已失去笑的机能，只有两行泪水，消落在信的字里行间。

这封信，如一阵狂风，吹乱了欧阳凤已被鬼子入侵扰乱

^① 中国人称南洋地方为番邦。



的少年宁静的生活，她不愿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和相依为命的二姑父母，如果两位老人不同意阿仔同往南洋，她又怎能忍心骤然离开他远走它乡呢！

这封信，使她面对这生活道路的新抉择，父亲的嘱咐，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尤其是广州的上空，白天黑夜，不断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到处狂轰滥炸。数不尽的同胞，被无辜活活炸死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才十五岁的少女心事重重，这时，她多么希望有个人给她指明一个航向啊，实在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去南洋呢，又怕表哥不能同行；不去，又怎能使父亲安心呢！无奈，只好找表哥和二姑妈她们商量“过番”^① 之计。

幸好，姑父母眼看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将践踏上广东土地；广东城乡已处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到处呈现出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国民党的军队，以抗日为名，借此大肆抓壮丁。不理单丁，不管双子，只要不是达官显贵的子弟，落到他们手里，便被强行抓去！在这风声鹤唳的形势下，只好同意让阿仔偕阿凤同逃番邦避难。

往时，欧阳凤每次去官办的外汇机构，领取侨汇，尚且困难重重。如今，兵荒马乱之际，到这些钱庄银楼去领外汇，更是难上加难！政府内的贪官污吏们，以鬼子将进犯广州为口实，和借口战争时期外汇贬值，乘此降低外币的兑换牌价，使侨眷蒙受损失！

欧阳凤靠着二姑父的多方托人送礼请客，而有幸领得

^① 去南洋，称为过番。



父亲含辛茹苦,用血汗换得的侨汇的半数,未被借故全数“充公”,已算是一件幸事。本来,汇来的款作为两人出洋费是够的,但从领回的数目来说,已是微不足道了。在这种情况下,二姑父只得把欧阳老伯留下的全部破烂家当,托友人变卖一空。筹到路费,事情刚了却一半,为了船票,二姑父又托左邻右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两张香港到石叻坡统仓轮船票。

广州东郊的广九火车站,人声鼎沸,像暮中的蜂巢在嗡鸣。被炸弹震落一角的候车大厅,更是人潮拥动。欧阳凤、李阿仔和来送行的二姑父母,来得特别早。欧阳凤和往常一样,身穿一件紧身水兰色唐装,突现出亚热带少女的胸脯,展示出青春活力。垂耳的短发遮盖着细长的脖子,长长的刘海下闪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噙着愁苦欲滴的泪水。她手夹着一个安南小席包,这包里装着所有家当。李阿仔提着一个藤笈,这藤笈是他父亲外出教书装书用的,是家中唯一能拿出洋的箱包。二姑父母再三叮嘱一番,他们便迈着沉重的步伐,朝车厢走去。

一声长长的汽笛,听起来活象挨了尖刀的猪在嚎叫,凄苦又揪心,给行人增添了无限的离愁。内燃机车在冒着蒸气,喘息着的列车,似一条长蛇,拖着疲惫的驱体,摇摇恍恍地爬出了车站。

车厢仿佛像个沙丁鱼罐,又闷又挤。人也仿如簸箕里的稻粒,被颠得东倒西歪。欧阳凤两人好不容易挤到靠窗的一个间隙,被固定下来,再也动弹不得了。

列车终于到达九龙。这块被称为“英皇冠冕上最灿烂

的宝石”的香港岛，有大批为避战祸而南下的滞港者。其中有腰缠万贯的商贾，有大腹便便的官员，有风度翩翩的绅士，也有无家可归的难民和两手空空的平民。他们多数是转道香港，远的要去美国旧金山、纽约、英国伦敦……近的要去马来亚、吕宋、暹罗、安南……欧阳凤两人则是等待当晚最后一班“太洋行”的客轮去石叻坡的。

十五的月亮，皎洁明清，滴溜滚圆，宛如一面装满水银的玉盘，高高地悬挂在扯旗山顶上。月光如轻纱，坦然地披盖着轮船、码头上。深水码头，停泊着数不清的船舶，等待启航的远洋客轮，灯火辉煌，如同一幢幢流动的洋楼。码头上的绞车和高架吊重机，摊开臂膀，不停顿地往货舱里装货，而远洋轮象饿汉似的，怎么也填不饱。码头处处呈现出一片紧张、繁杂的景象。

欧阳凤和李阿仔，趁登船前空隙，踏着夜色，好奇地在码头附近的红灯区浏览一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如魔鬼的眼睛，诡秘地眨巴着。若明若暗的歌舞厅，播放着婉转悠扬的爵士音乐。这灯红酒绿供人消磨时间的场所，不时传来阵阵妖里妖气的歌声，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红灯区，酒吧林立，烟馆遍布。一班班的国际海员，到处寻花问柳，使尽风流。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卖弄风骚，招引顾客。一群群外国水兵进出酒吧、妓院，饮酒作乐，醉生梦死。他们大瓶大瓶地喝酒，大把大把地花钱，通宵达旦地狂欢乱欢。好象生怕倒运的一天，一颗不长眼的子弹，会射穿他们哪个一文不值的脑袋，俨然像个“活着的死人”。这情景，使欧阳凤，感到自己突然走进一个荒诞





的世界，一个离奇古怪的世界！

在这充满腐烂水草臭气和浓烈树脂气味的码头上，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自拉自唱着一曲凄凉小调，在夜空中回响：

送君千里于此散，君冒风浪去过番。

年年有家归不得，君呀君，你莫登帆！

这歌声是何等悲哀、凄惨，宛若一曲哀乐。唱出了流浪者的心声，道破了流浪者的悲惨境遇；它又是警世恒言，规劝世人不要轻易离乡别井、远走他乡！这时，欧阳凤两人只身踏着哀乐的节拍，无可奈何地登上了远洋客轮。

轮船启航了。汽笛声呜咽着，令人心慌意乱。螺旋桨搅起的海浪，把人的心都给搅碎了。轮船像没睡醒的醉汉，懒洋洋地驶出了香港港湾，驶向波浪滔滔的大海，开始了它艰辛的旅程。

在船舱里的欧阳凤，此时此刻万般思绪，岂是一个“愁”字所能了得。她从圆玻璃窗向外眺望，两眼死盯着香港岛上的景物。一切景观模糊依稀了，变得一片漆黑了。

这时，统舱里有人唱起了《再会吧，香港》这首催人泪下的歌：

“再会吧，香港！你是旅行家的走廊，也是中国渔民的家乡；你是享乐者的天堂，也是革命战士的沙场。这儿洋溢着骄滢的美酒，横流着英雄的血浆；这儿有出卖灵魂的名



姬，也有献身祖国的姑娘；这儿有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当起国运的儿郎；这儿有一掷万金的暴发户，也有义卖三年的商行。一切善的在矛盾中生长，一切恶的在矛盾中灭亡。……再会吧；香港！可听到海的那一方，……，奔号着凶猛的豺狼？他们践踏着我们的田园；伤害着我们的爷娘！……只有全民的团结，才能阻遏法西斯的疯狂！只有青年的血花，才能推动反侵略的巨……浪！”

“……再会吧，香港！再会吧，香港！”

顿时，附和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昂，壮怀激烈。这艘风雨飘摇中的破船，载满着一腔腔热情，割爱香岛，驶向他方。

轮船航行的第二天，初次远航的旅客，都一直紧紧地注视着船头的万顷波浪。这滚滚滔滔的海水，仿佛在对着船上的旅客们咆哮……。怀着各种各样心情的旅客们的心绪，随着这节拍，在欢乐、在哀痛、在恐惧……。

船颠簸得十分厉害！不完全习惯于海洋上生活的欧阳凤和许多旅客们，都觉得胃里一阵一阵地在翻涌！呕吐得好像要把苦胆都吐出来！晕船，晕得昏昏迷迷，躺下去，起不来。她在船上扶着扶手走路时，飘飘荡荡，好象来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到半空中去一样。

晕船，使她感到特别不好受。一阵阵悲绪袭来，思绪万千！泪水又从她闭着的眼睛里，偷偷地流了出来。她不得不抑住颧泣，怕旅客们看见。每次，都是偷偷地、轻轻地把它抹去。好在有表哥在身边形影不离地多方照料，以及同行者的



同舟共济，互相帮助照应，才渡过了“晕舟难关”，逐渐适应下来。

由此，欧阳凤的耳边，又响起了临别时，二姑妈的叮咛声：

“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居要好邻，行要好伴……。”

有一次，吃午饭时，她盛饭回来，由于船摇荡得非常利害，不由自主地与在船上领着几位同伴唱《再会吧，香港》的青年旅客，撞了个满怀，两个人都摔倒在船板上，她手上那碗饭泼撒满地，碗也跌粉碎了。使欧阳凤感动的是这位青年，不但不怪她，反而连忙站起身来，有礼貌地把她扶起来，微笑着关怀地问她有没有跌伤？

这件事，使她明白患难见知己的道理：

“苦难的穷人，天下是一家！”

三天后的一个黄昏。一轮血红的大火轮，渐渐地西沉大海了。云霞也在燃烧着它最后的一抹玫瑰色的夕阳。精神稍为恢复而适应了海上生活的欧阳凤，偕表哥走上甲板上来溜达，看看这无边无际汪洋大海的景象。

成群结队的海鸥，在浩瀚的海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它不停地拍打着双翅，像是一群顽童鼓着掌欢迎远方的客人。蓦地，一群白色的海鸥呼呼啦啦地掠过，象一束束白色闪电一样疾速俯冲下来，真使人担心它会一头栽进海里去。可是，就在接近水面的一霎那，它们突然变得出奇的轻盈，象羽毛般飘落在浩瀚的万里波涛。

欧阳凤触景生情，黯然神伤。人能像鸥鸟一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无国恨、无家仇，该多好啊！



一阵风微微吹来。欧阳凤眼里不觉流下了泪水，她用轻轻揉擦着，想到平时不知从那本书里读到的一种道理：

一个人生活在上，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它有时在风平浪静中急速前进着；而有时，却是在惊涛骇浪中跌撞。如果，一旦迷失了航行的方向，那它必定会撞毁，或触及海里的暗礁而沉没下去！

南进中的欧阳凤，感慨万千：

人们却都是期待着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活着的，假使这期待的生活没有了，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这艘轮船，何偿不也是一样呢？它，也是为了期待到达彼岸而和风浪搏斗前进着；假如，这期待要达到的彼岸没有了，那么，它又为什么要向那个方向前进呢？

此刻，她更深深地悟出一个道理：这客轮的身躯，是很大很大的。但，船和汪洋大海相比，却象是银河里面的一颗小星星，又象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忽上忽下地颠簸着，随时地会被风浪捲沉毁灭一样。倘若舵工没有辨明前进的方向。触及暗礁沉没了，它就靠不了彼岸的目的地。

呀！这是多么可怕啊！表哥和我，以及全船的人们，都抵达不了番邦，更不能与父亲和大姑妈等相聚了。唉！但愿命运，不致于这般的结局吧！

“表妹，你又在深思呆想些什么呢，思念家乡？”

欧阳凤正在沉思推敲这些道理时，忽然，她的思路，被表哥的问话打断了。便把自己感想告诉了表哥。

阿仔一听，有意试问表妹一下：

“表妹，你说得对，人们都是期待着美好的生活而奋斗